

域出版：傳播秩序的重構

朱 劍

紙本時代之所以得名，是因為終其紙本時代，不管印刷技術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紙張都是傳播的基本介質，但在公共傳播領域，傳播的基本單元並不是單片的紙張，而是依靠裝訂製作成的書、報、刊，它們無疑是獨立而完整的，紙本時代的傳播秩序正是建立在以書、報、刊為基本傳播單元這一基礎之上的。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紙張的逐步退出，傳播的基本單元將會有怎樣的變化？或者說如何確立互聯網時代傳播的基本單元？這個問題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而這個問題若得不到完滿的解決，互聯網時代的傳播秩序就難以真正建立。

近兩年來，“域出版”不斷地被媒體人特別是期刊人在各種場合提起。什麼是“域出版”？為什麼要進行“域出版”？怎樣進行“域出版”？作為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筆者提出“域出版”這一理念的初衷，其實就在於通過確立“專域”這一互聯網時代傳播的基本單元，實現傳播秩序的重構。本文將從傳播秩序與傳播基本單元關係的角度，試著對以上問題做一個簡要的解釋。

一、媒體迭代與傳播失序

出版是一個古老而又常新的行業。出版的實質是對同一信息從形式到內容進行一定數量的複製，以實現點（作者）對面（受眾）的信息傳播的行為。顯然，複製是一種技術活兒，出版從一開始就與技術緊密相連，用什麼技術進行複製，直接決定了出版的成本、速度和效率。

人類的出版歷史可以追溯到文字的產生。紙張和印刷術的發明堪稱出版業的第一次革命，成果是紙質圖書的問世。機器時代的到來奠定了近代出版和傳播的技術基礎，金屬活字印刷術的發明使出版業迎來了第二次革命，出版周期大為縮短，成本大為降低，效率有了質的躍升，連續、定期出版的報紙和期刊至遲在 17 世紀中葉已在歐洲產生。自此，紙本時代的信息平台基本完成了其構造，書、報、刊成為最具代表性的平面媒體。隨著 19 世紀錄音、攝影技術的發明，音像製品也加入了出版物的行列。

20 世紀末，數字技術和互聯網技術全面介入出版業，出版業迎來了第三次革命，有形介質——紙張、磁帶、膠片等為無形介質數碼所取代，數碼已成為一切信息形式的最佳載體；信息以實物為載體的傳輸也已為互聯網的無形傳輸所取代。至 21 世紀，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突飛猛進和普及，信息傳播幾乎超越了一切時空障礙，瞬間可以傳遍世界的每個角落。出版已進入了多媒體的移動互聯網時代。

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出版技術，也就有不同的傳播秩序。換言之，出版時代的更替必然導致傳播秩序的更替，傳播秩序的新舊交替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工業革命後長達數百年的機器

印刷技術支撐的出版早已形成了相對固定的模式和得到廣泛認同的秩序。

本文所謂“秩序”，取其一般意義，指的是“一種在服從或遵從基礎上形成的穩定狀態或情勢”，“秩序並不是具象的，而是由具象的制度、規則、安排等形成的一系列關係的總和”。

書、報、刊是紙本時代的主要平面媒體，是傳統傳播秩序規約的主要對象，故也是傳統傳播秩序建立的基點，離開了它們，也就無所謂傳播秩序。但是，當這一基點因技術革命而產生突變或質變，出現了優於紙本等既有實物的新的傳播媒介、平台和渠道時，所謂主流媒介就要易位，維持了整個紙本時代的傳播秩序就可能因技術基礎的崩塌而面臨傾覆的危險。今天，數字技術和互聯網技術已經“革”了印刷技術的“命”，為告別紙張、印刷和實物傳輸的新平台及新渠道提供了技術支持。新媒體或平台問世並迅速擁有了大量受眾，已對傳統媒體的中心和主流地位構成了巨大威脅。實際上，傳統的主流媒體正在迅速地邊緣化，受眾的流失似乎已不可挽回，傳統傳播秩序正在被顛覆。我們應看到，這是技術革命必然導致的結果。因此，傳播秩序新舊更替的時候也就來到了，其特徵就是媒體迭代時期所特有的傳播的失序。

所謂傳播的失序，是指舊秩序規約不了新媒體，而新媒體需要經過一個反復迭代的時期才會逐步趨於穩定，在這個特定的時期，缺乏秩序規約的傳播便會呈現出無序的狀態。以學術傳播為例，“無序”已成為主要數字傳播平台的一大特徵，典型的表現就是在拆解了傳統的傳播單元——書、報、刊（特別是後二者）後，卻未構建起新的傳播單元，未經組織的單篇文獻成為事實上的傳播單元。當一個數字平台上聚合了以數億計的單篇文獻後，無序將是必然的結果。不管多強大的搜索系統，也無力阻擋平台深深地陷入無序之中。新技術的“紅利”即使不會因此而消耗殆盡，至少也要打上大大的折扣。面對此番情景，傳統的媒體人感受到的是傳播的失序，而對於廣大受眾來說，面對目不暇接的天量信息，在最初的興奮和驚艷之後，就會漸漸地陷入迷茫和困惑：在一個傳播無序的平台上，鑒別和選擇閱讀對象已成為一件十分困難的事。這就是失序的後果。

因此，構建互聯網時代傳播新秩序的歷史使命就這樣擺在了我們面前。

二、域出版構想與平台設計

現在的問題是，新的秩序該如何建立？我們要明確的是：首先，所謂傳播秩序，需要建立在相對穩定的主流傳播模式的基礎上，如果我們還沒有建立起運用新技術的合理而穩定的最佳傳播模式，那麼，新秩序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來。其次，互聯網時代的傳播秩序將不同於此前任何時代，如果說傳統時代的傳播秩序是穩定而相對封閉的，那麼，互聯網時代，開放性和持續地自我更新將是傳播秩序最大的特點。這兩者看似有一定的矛盾，但實際上，秩序發展史就是一條漸變與突變連接起來的長河，當技術突變發生後，只要建立起新的穩定的基礎，就能保證漸變的有序進行，直至下一個突變的發生。如今，技術的突變已經發生，要構建新的秩序，就要從設計具有穩定的基礎，同時具有開放性和自我更新機制的有序傳播平台入手。正是基於此，我們提出了新平台的構想，這就是近來為大家熱議的“域出版”。以下對“域出版”作一簡單描述。

“域出版”的概念。所謂“域出版”，實為一種新的出版傳播理念和由該理念支撐的出版傳播實踐。“域”，一般指的是邊界清晰的一個區域。“域出版”理念的要義是將“域”的概念引入互聯網出版領域，在信息聚合型編輯、出版、傳播平台上，實現以“專域”為基本單元的多元、有序、高效的出版和傳播。在這裡，“專域”將取代傳統秩序中的基本單元書、報、刊，成為新的傳播基本單元和構建新秩序的基礎，而“域出版”平台將為“專域”的編輯、製作和傳播提供

強大的信息資源和技術支撐，以實現內容、形式、渠道的統一。

“域出版”的結構。“域出版”由兩大板塊組成：其一，以“專域”為編輯、出版和傳播的基本單元，單元主題鮮明，外部邊界清晰，內部有嚴密的邏輯結構。其二，所有的“專域”依託平台完成編輯出版程序，分門別類地置於“域出版”平台之上開放傳播。

“域出版”的產品。“域出版”的產品可分為兩大類：其一，“專域”。每個“專域”都是一個獨立產品，可獨立存在；“專域”可以是單一媒體性質的，如單一的平面媒體、音像媒體，也可以是複合媒體性質的，融各種各類載體的信息為一體。其二，“專域組合”。每個“專域”都可以與其他“專域”按一定的指令進行個性化組合，形成彙編產品；指令可以來自於編輯，也可以來自於作者、讀者。所有讀者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自由選擇不同的“專域”組合成獨一無二的個性化產品（私人定製）。

“域出版”的平台。“域出版”平台將集合以下各種功能：其一，強大的集成功能。集成文、圖、音、影等各種各類信息，包括能追溯既往（如過刊），為“專域”編輯提供各種信息資源。其二，強大的編輯功能。具有對各類信息（如作者投稿、記者採訪）進行審稿、搜索、文字處理、配圖、插入鏈接、排版、合成等各種編輯功能，以完成“專域”的製作。其三，強大的出版功能。能實現包括傳統模式在內的各種模式的出版；同一信息可以在不同的終端上以不同的格式顯示（如流媒體顯示和仿真閱讀）；能實現真正的即時更新，連續出版。其四，強大的傳播功能。能實現在各種終端上搜索、排列、排序、選擇、在線閱讀（包括收聽、收看等）、下載、離線閱讀；不同終端之間可以任意切換，真正實現媒體融合。其五，強大的互動功能。能實現作者、編輯、審稿專家、受眾在線互動。其六，強大的服務功能。友好的用戶界面；獨具特色的搜索引擎；完全的私人定製；滿足各種閱讀需要和愛好；全方位的數據採集和服務；等等。其七，開放的評價功能。普通讀者的評論、批評和共同體意見的表達平台；各類評價數據的採集、分析平台；專家評價的工作平台；政府管理的諮詢平台。

基於以上功能，我們不難看到“域出版”的基本特點：（1）在數字化轉型的同時完成出版的集約化和規模化，這是一個全新的數字化平台，所有的出版單位都可以通過一定的形式結成各種聯盟，使原有的出版力量按一定的規則得到集結，完成規模化的重組，發揮出更大的作用。（2）這種新型的出版聯盟將是跨單位和跨媒介的，同時可以輕鬆地打破時空界域和終端界域，實現不同出版人群的組合和不同媒介及其終端的融合。（3）開放和互動將是這個平台的基本特徵，通過一定的授權協約和註冊手續，平台既向所有的作者開放，也向所有的編輯出版單位開放，同時向廣義的讀者開放，每個人都可以在平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最大限度地使用這個平台，滿足各種知識交流和獲取的需求，因此，平台既是公眾的，也是個人的。（4）尊重傳統，注重體驗，相容迄今為止所有的出版模式，在不斷推出新的閱讀和使用模式的同時，所有的傳統出版傳播閱讀模式都得到足夠的尊重，使所有的讀者和使用者的都可以以自己最熟悉的方式閱讀和使用自己需要的產品。（5）嚴格規則，嚴格質量標準和技術標準，通過建立“專域”這個最適合互聯網時代傳播的基本單元，實現優質、迅速、高效而有序的傳播。（6）在提倡開放獲（存）取的同時，充分尊重智慧財產權，平台收錄的所有文獻和資料均經過知識產權所有者的授權，使各方權利得到有效維護。（7）倡導服務意識，鼓勵參與，提供最佳服務，變單向的傳播為多元的互動和服務，滿足各種個性化需求和私人定製，實現定點推送、精準服務。（8）銳意創新，緊跟技術的發展，實現不斷地自我更新。

三、域出版與秩序重構

信息傳播之於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凸顯，圍繞信息傳播的競爭已越出了行業和國家的界限，成爲一種全球性的競爭。這與 20 世紀末以來數字和網絡技術的突飛猛進是分不開的，信息量呈幾何級數的增長，正說明了人類對信息採集、處理、傳播能力的飛速提升；而對信息的採集、處理和傳播都必須通過信息平台來實現。因此，我們不難判斷，未來傳播業的競爭必然是平台之爭，而決定競爭勝負的關鍵因素在於：一是平台所聚合信息的數量與質量；二是平台對信息的處理和傳播能力，而制約這兩者的則是平台的內部結構與外部環境，此兩者主要通過規則與制度來體現，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傳播秩序。

從以上“域出版”平台的構想和設計可以看出，平台內部結構恰恰是其核心設計。其中的關鍵則是確立了適合互聯網傳播的基本單元。

所謂傳播的基本單元，指的是按一定規則構建的信息聚合，具有清晰的邊界和嚴密的邏輯結構，在傳播中具有不可拆解性。紙本時代的書、報、刊都是傳播的基本單元，在理論上其清晰外部邊界和內部邏輯結構都是不可或缺的；即使在實踐中有所缺失，仍能通過裝訂使其在傳播中維持不可拆解性。例如，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中的大多數是學科“拼盤”式的綜合性期刊，既無邊界也無多少邏輯結構可言，但在傳播中卻仍能作爲一個整體而保持其物理結構不被拆解。但如前所述，在進入數字化的信息聚合平台後，所有的期刊，不管是否具有自己的邊界和結構，都會被無情地拆解成單篇文獻，傳播的失序當然也就無法避免了。

因此，要建立切合中國傳媒現狀的平台內部秩序，就必須重建傳播的基本單元，這個基本單元必須具備以下特徵：一是主題鮮明，外部邊界清晰，內部結構謹嚴；二是每個單元既可獨立存在，也可與其他單元靈活組合；三是以單元和單元組合爲基礎，可以實現平台的所有功能。這就是我們構想和設計“專域”時所抱持的基本原則。“域出版”平台以其強大的信息服務和編輯出版等功能爲各種各類傳統媒體在其上建立“專域”提供了技術支撐，但不同媒體建立“專域”的方法和路徑將是各有特色的，這就需要媒體人充分發揮自己的智慧，並與平台技術人員無間合作。顯然，並不是所有傳統媒體都可以直接進入“域出版”平台而成爲一個獨立的“專域”的，重構自身的外部形式和內部結構將是必要程序。僅以學術期刊爲例子以說明。部分紙本時代的專業和專題期刊已基本符合“專域”第一個特徵，可以經數碼轉換後直接進入平台，而大部分期刊特別是綜合性期刊則需要經過超越單一期刊的重構。不管哪類傳統媒體，“域出版”平台都爲其滿足第一特徵進入平台並實現第二、第三特徵提供了充分條件以及與此配套的制度設計，例如通過期刊聯盟製作“專域”，集合學術專家、編輯專家和評價專家及受衆的評價機制等相關制度設計。因此，這個平台實際上爲傳統傳媒通過媒體融合重返主流地位提供了一條可行路徑。

有了“專域”這一傳播基本單元，“域出版”平台所集成的各種功能都可有序展開，所集合的作者、編輯、專家、受衆等都可有序合作，不管平台聚合了多大量級的信息和集成了多麼複雜的功能，都能做到內部秩序井然。當然，作爲一個傳播平台，它是無力直接改變其外部環境，尤其是制度環境的，但若這個平台及其產品能得到受衆的歡迎和認可，能夠讓傳統傳媒重返主流地位，其於制度改進的作用也就體現出來了。由此，我們相信，“域出版”平台能夠爲互聯網時代的傳播秩序的重構奠定堅實的基礎。

（作者係《南京大學學報》執行主編，編審）

〔責任編輯 劉澤生〕